

甲子

學	經	
數冊	號記	號冊
二六	一	一
學校	縣中	滋賀

一

論語日講解義

衛聖公
季氏

七

123.83

256

Vol 7

校立亭

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

論語下之三

衛靈公第十五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俎豆之事。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。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在陳絕糧。從者病。莫能興。子路愠見曰。君子亦有窮乎。子曰。君子固窮。小人窮斯濫矣。

此一章書。見聖人不貶道以苟容。不因窮而失志也。昔孔子在衛。衛靈公以戰陣之道問

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吾自少學禮。其於陳設俎豆之事。則嘗聞其說矣。若夫軍旅之事。則固未之學也。夫以孔子之聖。文事武備。宜無所不知。蓋以衛靈公不畱心於治國之道。而汲汲以兵戎之事爲問。則其不足與有爲可知。是以孔子不對。而明日遂行焉。此聖人之見幾而作也。旣去衛而適陳。在陳國時。糧食斷絕。從者皆饑餓而病。莫能興起。子路慍怒。見於孔子曰。君子之人。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。

孔子曰。窮通得喪。繫於所遇。君子蓋亦有窮時也。但君子則能以義命自安。而固守其窮。小人一遇困窮。則不能堅忍順受。而無所不至矣。此聖人之處困而亨也。孔子大聖人也。乃時君旣不能行其道。又不能接以禮。致使一去於衛。一厄於陳。遭遇之窮困如此。則春秋之世運。尚可問耶。

子曰。賜也。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。對曰。然。非與。曰。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

此一章書言學貴乎知要也。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。而於道之本原。尚未能悟。故孔子呼而問之曰。賜也。汝見我於天下事物之理。無所不知。將謂我是多學而一一記識之。故能如此乎。子貢對曰。以賜觀於夫子。誠多學而識之者也。抑別有切要所在。而無事於此者。與。觀子貢方信忽疑之間。可見其力學已久。進道有機。故孔子因而告之曰。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也。蓋天下事物雖多。其理則一。惟明

乎理之原則。自能盡乎事物之變。我於天下事物之理。無不周知者。惟一以貫之而已。可見學問之道。以明理爲要。而後世學者。率皆用力於記誦辭章。以誇多鬪靡。故以聖學論之。則不精。以王道論之。則無用。此皆逐末務外。而不知本實之過也。所以爲學圖治。必在知本。

子曰。由。知德者鮮矣。

此一章書是聖人欲學者求自得也。孔子呼

子路而告之曰。義理之得於心者。謂之德。非實有是德者。不能知其意味之真也。今之人。知德者鮮矣。然則欲知德者。其惟躬行實體而求其自得於心矣乎。

子曰。無爲而治者。其舜也與。夫何爲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贊帝治之盛也。孔子曰。自古人君致治者多矣。然皆不能無所作為而治也。若無所作為而天下自治者。其舜也與。

蓋舜承堯之後。禮樂法度皆已具備。在廷諸臣。如九官十二牧。又皆有賢聖之才。以分任之。所以爲舜者。但見其率由而不改。其舊分命而不尸其功。夫何所作為哉。不過垂衣拱手。端居南面。穆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。蓋舜之德盛。故其化神。然其所以能然者。以其紹堯得人也。可見爲人君者。必有法祖之心。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。必有求賢之勞。而後可以享任人之逸。試取所謂兢兢業業。一日

二日萬幾。與所謂恭已無爲云者。合而觀之。而後知古帝之以君道立人極者。誠度越乎千古也。

子張問行。子曰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雖蠻貊之邦。行矣。言不忠信。行不篤敬。雖州里。行乎哉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子張書諸紳。

此一章書見立誠爲制行之本也。子張問人必如何。然後在在皆可通行而無礙乎。孔子

曰。人唯至誠。乃能感物。誠使所言者。皆發於衷。符於事。而忠信焉。所行者。皆無浮薄。無放肆。而篤敬焉。則雖蠻貊之邦。素不相知者。一誠之孚。無所不格。亦可以行之。而無礙矣。若言不忠信。行不篤敬。則虛僞輕薄之人也。雖州里之近。其可以行乎哉。然此忠信篤敬。非他。乃吾心之誠也。吾心之誠。本有炯然不容自欺。昭然不可自昧者。必也時時刻刻。警覺提撕。如立在此處。則見此忠信篤敬。參於吾

之前。或在車上。則見此忠信篤敬。倚於車之
衡。蓋惟其存之也密。故心目之間。如或見之。
若此。則誠積於心。發於言行之際。以之動天
地。格鬼神。無所不可。又何不行之有哉。子張
聞孔子之言。卽書於大帶之上。蓋欲時時接
於目而省於心也。其佩教誠切矣。夫制行以
存誠爲要。而存誠以省察爲先。念慮之間。乃
言行之本。省察其念慮之微。以達於言行之
際。則真意感孚。表裏通貫。雖豚魚可格。而况
於人乎。故曰。至誠而不動者。未之有也。不誠
未有能動者也。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。

子曰。直哉史魚。邦有道如矢。邦無道如矢。君子
哉蘧伯玉。邦有道則仕。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。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贊衛大夫以風有位也。史
魚蘧伯玉。皆衛大夫。孔子曰。直哉史魚之爲
人也。蓋人固有自守以正。而時異勢殊。或不
能不委曲以隨俗者。惟史魚當邦家有道之
時。危言危行。如矢之直。卽當邦家無道之時。

亦危言危行。如矢之直，是乃忠鯁性成。有死無二者也。豈不可爲直乎？君子哉！蘧伯玉之爲人也。蓋人德有未成，則其出處進退之際，必有不能盡當於理者。惟蘧伯玉則當邦家有道，正君子道長之時也；彼則出而仕焉，以行其志；當邦家無道，是君子道消之時也。彼卽卷而懷之，以善其身；卷舒行藏，因時合理，豈不可爲君子乎？夫人品不同，故臣節有此二者。爲國家者，上之當求出處合義之人，其次則骨鯁直行之士，亦不可少也。

子曰：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

此一章書見言語當因人而發也。孔子曰：人之品詣不能盡同，而我之語默貴當其可。有如其人造詣精深，事理通達，是可與言之人也。而我乃不與之言，則是無知人之明，豈非失人乎？若其人昏愚無識，或造詣未到，是不可與言之人也。而我乃強與之言，則是輕於

發言豈非失言乎。惟智者窮理知人。權衡素定。故可與言則言。不至失人。不可與言則不言。亦不至失言也。夫言者君子所賴以開導乎人者也。必以誠而能動。亦必以明而能審。明以審之。則發皆中節。誠以動之。則聞者格心。卽至於臣子之感悟君父。亦莫不由乎此。故不可不謹也。

子曰。志士仁人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此一章書是言仁爲固有之良。不可以生死

利害而變也。孔子曰。好生惡死。人之常情。然事有適遭其變者。貪生畏死。則失其本心之安。故有志之士。與夫成德之人。當義理與軀命不可兩全之際。斷不冒偷生苟免。以害吾之仁。寧可致命遂志。以成吾之仁。蓋仁爲人立命之根。全之則雖死猶生。失之則雖生猶死也。然求仁必先於去欲。無欲則身命猶可舍。而况於富貴功名之末乎。彼蓋自求其心之安。故利有所不計。而患有所不避也。國家

欲得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。必於淡泊寧靜之中求之。

子貢問爲仁。子曰。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爲仁在於親師取友也。子貢問爲仁之道當如何。孔子曰。爲仁固是一己之事。亦必有所資助而後成。譬如百工技藝之人。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。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。是則百工亦有所資。况於爲仁者乎。

是以君子居是邦也。於大夫之賢者。則必執弟子之禮以事之。則此心有所嚴憚。而不敢放肆矣。於士之仁者。則必以交游之禮而友之。則此心有所觀感。而不至怠惰矣。仁不於是成乎。夫成仁之道。不獨學者有資於師友而已也。人主一日之間。親賢士大夫之時多。相與講磨道義。熏陶氣質。則聖心日純。聖德日進矣。

顏淵問爲邦。子曰。行夏之時。乘殷之輅。服周之

冕樂則韶舞。放鄭聲。遠佞人。鄭聲淫。佞人殆。

此一章書是論王道而歸之慎獨也。顏淵問爲邦之道。孔子曰。治道必斟酌盡善。然後無弊。故以正朔論之。則夏建寅。商建丑。周建子。三代不同也。然欽昊天。所以授民時。建寅則於民事爲切。故必行夏之時焉。車輅之制不同。然輅宜質也。殷之木輅。則質而得中。故必乘殷之輅焉。冠冕之制不同。然冕宜華也。周之冕旒。則文而得中。故必服周之冕焉。樂之

音容代各不同。然樂以象德。有虞之德最盛。大韶之樂最隆。故樂必用韶舞焉。此皆禮樂法度斟酌盡善之道也。然而心術之間。尤不可以不謹。如鄭國之聲。則宜放棄之。邪佞之人。則宜遠絕之。蓋鄭國之聲。淫聲也。不放則蕩人心矣。邪佞之人。傾側危殆。不遠則覆人邦家矣。可見王道之要歸。在於謹獨。必使主志清明。君德純粹。不邇聲色。不嬖邪佞。然後可以損益百王。而立無弊之道。孔子告顏淵

之言誠萬世帝王之法也。

子曰。人無遠慮。必有近憂。

此一章書言人當思患預防也。孔子曰。天下之事變無常。事機無定。人不可安於其近而忽乎其遠。如几席之間。目前之事。近也。四海之隔。萬世之遙。遠也。然人慮不周於四海。則患卽伏於几席之間。計不及於萬年。則禍卽藏於目前之地。何則。事雖未形。幾則已動。見幾而預爲之謀。則永永無患。不然則憂至無

日也。古之帝王。不下堂階。而周知天下。制治於未亂。保邦於未危。皆能爲遠慮者也。然所以能爲遠慮。必由於見幾之明。欲其見幾之明。又必由於窮理致知。清心寡欲。察乎天命。去畱之靡。常人心向背之難保。是以朝乾夕惕。戰戰兢兢。雖欲不思患預防。而不可得也。聖人之言。垂戒遠矣。

子曰。已矣乎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切望人之好德也。孔子每

以好德望人。至此復歎曰。今人於己之德。或始作而終輟。於人之德。或外慕而內疎。好之極其誠。而如好色者已矣乎。吾終不得見其人矣。孔子言此。蓋淡有望於天下。而反爲絕望之辭。以儆之也。先儒有云。惟其淡。喻是以篤好。故大學言誠意欲其好善如好好色。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。苟能於德之在己者。究其當然。而進脩不懈。於德之在人者。察其本末。而向慕無已。知之既淡。則好之自篤。故世之好德者少。以知德者鮮也。

子曰。臧文仲其竊位者與。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淡責臧文仲之蔽賢也。臧文仲魯國執政之卿。柳下惠魯國賢人。爲士師者。孔子曰。爵位以待賢才。乃朝廷之公器。非一人所得私也。故唐虞之臣。更相汲引。不爲比周。成周之廷。互相推讓。不爲標榜。卽至春秋時。齊鮑叔薦管仲。鄭子皮薦子產。度德

量才甘居人下。皆從國家起見。不私其身。若我魯臧文仲。其盜竊爵位。而陰據之者與。何也。君子居位。不但自求稱職。又當與天下之賢才共襄國事。乃文仲明知柳下惠是有德賢人。不肖舉之。共立於公朝。蓋恐柳下惠進用。形己之短。而奪其位也。揆諸以人事君之義。豈是如此。非竊位而何。蓋孔子此言。所以深警後世人。臣當以薦賢爲務。蔽賢爲戒。而爲人君者。亦宜如古之帝王。使進賢者蒙上

賞。蔽賢者受顯罰。則才俊充庭。而國家又安矣。孔子贊公叔文子。而譏臧文仲。誠以薦賢爲國大臣之道。當然。乃後世媚嫉者多。而休容者絕少。此治道之所以不古與。子思曰。子曰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。則遠怨矣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言遠怨之道也。孔子曰。世人怠於自脩。而又畏人好脩。故其責己也常輕。其責人也常重。此所以致人之怨惡也。誠能於己身之過。痛自咎責。不肖輕恕於他人。

之過雖亦竭誠規正。卻不失之太苛。厚於責己。則身無不脩之行。薄於責人。則人有樂從之意。雖非有意遠怨。而人自然無怨矣。古之成湯。檢身若不及。與人不求備。人主誠欲聖德日新。人情悅服。曷可不以此爲法。

子曰。不曰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慎思也。孔子曰。天下凡事皆有義理。必熟思之。而其義始精。必審處之。而其理始當。使於臨事之時。不能反覆裁度。心口相語。曰於義理當如之何。當如之何。是不能熟思而審處之矣。此等人率意妄行。是非利害有所不顧。雖與之言。必不見信。吾且奈之何哉。是以古之君子。窮其理於無事之先。察其幾於有事之際。虞書所謂惟幾惟康。商書所謂慮善以動。動惟厥時者。此也。謀國者其念之哉。

子曰。羣居終日。言不及義。好行小慧。難矣哉。

此一章書是言損友之爲害也。孔子曰：君子講學以會友。取善以輔仁。然後道明德立。有規過長善之功。無善柔便佞之患。若與衆人羣聚而居。至於終日之久。口不道詩書。而惟以游談謔浪爲相親。語不及道義。而惟以挾數任術爲能事。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。滋長於中。行險僥倖之機。習熟於外。欲求入德而免於患害。豈不難矣哉。古之聖王處士於庠序。而董以師儒之官。斥去儉邪。不使見惡行。

故其教不肅而成。其學不勞而能。而無士習不端之患也。不然。子衿佻達。言僞行堅。日中於土習而莫之救。風俗日漓。人才日壞。其所關繫。寧淺鮮耶。

子曰：君子義以爲質。禮以行之。孫以出之。信以成之。君子哉。

此一章書見成德之人。乃可以成天下之務也。孔子曰：天下之務有當然之理。有自然之勢。苟識見不定。涵養不深。未能期於盡善也。

所以君子事無論大小。惟要諸義以爲質。幹一人而具天下之謀。一日而存百世之慮。其擇善定見爲何如者。而正非徑情而直行也。義之中自有不可紊之節文焉。禮以行之。又未可自是而輕物也。義之中自有不可少之謙讓焉。孫以出之。且未可矯於始而怠於終也。義之中自有真實而堅忍之志焉。信以成之。夫既義以爲質。原未嘗有輕於圖功之心。而又衆美兼備。并非徒存好義之名。以此處事。何事不宜。以此濟入。何人不賴。非成德之君子。烏能如此哉。有經世宰物之責者。當以是爲法矣。

子曰。君子病無能焉。不病人之不已知也。

此一章書。見君子爲己之學也。孔子曰。今之學者。每以人不已知爲病。君子則不然。其所病者。惟是道德無所成。才器無所取。庸祿無能。斯爲切身之患耳。至於人不已知。於己何與。於人何尤。君子不以爲病也。蓋自脩之道。

原貴實不貴名。有能而求知於人。其心術已壞。况無能而求人之知。其爲虛僞。可勝道哉。君子反求諸己。唯務闇脩。而誠中形外。則終有不可掩者。故學問以求實爲要。

子曰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名爲教也。孔子曰。君子爲己之學。初非有意於名也。然名者實之寶。未有道明德立。而名譽不彰於天下者。若自少至老。盡一生而不見稱於人。則其無爲善

之實可知。此君子之所疾也。君子非疾其無名也。乃疾其無致名之實耳。蓋三代而前。唯恐好名。三代而後。惟恐不好名。好名而後自脩。人之常情也。聖賢維世之意。帝王御世之權。豈外乎此哉。

子曰。君子求諸己。小人求諸人。

此一章書。見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。孔子曰。人必有所用其心。而人品卽於此分焉。君子凡事皆反求諸己。如學問闇脩之功。惟求

自慊於心。卽獲上信友之事。必不由他途而進。蓋兢兢然恐闕失在己。而未嘗自寬也。若小人凡事妄求諸人。德不加脩。而違道以干譽。情偶有拂。而任私以推怨。蓋戚戚焉責備於人。而未嘗自反也。夫求諸己。則可以成物。求諸人。適足以喪己。均一求也。而君子小人懸殊如此。衡品者。其不可以不致辨也與。

子曰。君子矜而不爭。羣而不黨。

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持己處衆之得宜也。孔子曰。人之立品。尚嚴毅者。最不易得。然或自視太高。責人太詳。每至於乖戾而不覺也。君子則但以禮法自持。惟恐一言一動之偶詭於正。可謂矜矣。而未嘗以氣陵人。何爭之有。人之度量。能休容者。最不易得。然或包荒是務。瞻徇爲心。每至於阿私而不覺也。君子則但以寬厚待人。惟期天下國家之共偕於道。可謂羣矣。而未嘗以情徇物。何黨之有。蓋矜易隣於爭。羣易流於黨。唯君子性情學問。交

底於至。所以各得其正而無弊。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。

子曰。君子不以言舉人。不以人廢言。

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聽言審而取善弘也。孔子曰。任天下事者係乎人。議天下事者存乎言。使人與言兼善。豈非君子之至願哉。而不能盡然也。其言雖有可采。而其人尚未可信。若以敷奏之工。卽加以車服之庸。則天下之飾言以求進者多矣。君子則但取其言而已。

不以言舉人。其人雖無足錄。而其言則確有可聽。若以狂瞽之名。槩任其嘉言之伏。則天下之飾貌以求容者多矣。君子則姑置其人而已。不以人廢言。總之君子操用舍進退之權。全無私意存乎其間。爲天下得人。不妨詳於責實。爲天下求言。不妨寬於論過。所以師濟在位。而蹇諤成風也與。

子貢問曰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。其恕乎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

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守約之學也。子貢問曰。天下之理雖無窮。必擇其要而後可守。有一言之微。爲衆理所不能外。而可以終身奉行者乎。孔子曰。理莫備於一心。執要者亦在乎推心而已。欲求終身可行。其必恕之一言乎。恕者。以己之心。度人之心。己所不欲之事。卽勿以施之於人。不求人心之合。而祇求自心之安。此卽所謂約而可守者。寧不可以終身行之乎。可見聖賢學問。先戒偏私。帝王功用。首重絜矩。誠以恕之一言。而推行之。則大道爲公之世也。豈僅勉賜而已哉。

子曰。吾之於人也。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。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。二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

此一章書見聖人無私好惡也。孔子曰。是非者。天下之公也。毀譽者。一人之私也。吾之於人。也。非不稱人之惡。然人之惡如是。而吾之稱之也。亦如是。未嘗過其實也。於誰而毀乎。非不揚人之善。然人之善如是。而吾之揚之

也亦如是。未嘗浮於真也。於誰而譽乎。夫毀固不免於刻薄。而譽或不失爲忠厚。然卽有所譽者。亦必有所試驗。而非妄爲誇許。務使當之者無愧。聞之者見信。爾譽且不敢輕易。又何況於毀乎。凡此者。非吾之私心也。正以斯民也。旣稟天理之公。又被先王教化之澤。是則公是非則公非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。吾焉能枉其是非之實。而容私意於其間哉。蓋天下有善惡。自不能無好惡。然好惡之過。

反不足以爲懲。爲勸。不若因物付物者。乃爲大公至正也。以此而操賞罰之權。何古道之不可復哉。

子曰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。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。

此一章書。見聖人革薄從忠之思也。孔子曰。世道之污隆。人心爲之也。乃人心之變。有日異而歲不同者。試舉一二事觀之。方我生之初。古道猶存。爲史官者。或聞見未真。考據未

確卽闕之而傳疑焉。未嘗任私意爲筆削也。有馬者或彼此相假。有無相通卽借入而共乘焉。未嘗挾所有以驕吝也。乃今則不然。果於自用者不求是非之真。專於自私者畧無公溥之意。吾不意人心風俗之遽至於此也。蓋運會之日降。由於教化之不明。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思所以挽救之哉。

子曰。巧言亂德。小不忍則亂大謀。

此一章書是聖人示人以聽言處事之法也。

孔子曰。凡言之有理者。不過平正切實而已。乃有巧言焉。或爲輒美以取悅。或爲新奇以驚世。若誤聽之。必至是非顛倒。真僞混淆。適足以亂德而已。至於謀大事者。必有忍。其乃有濟。乃或以小利而輕動。以小害而輒阻。而不少忍焉。則不世之功。或敗於一朝之忿。非常之患。致牽於姑息之私。適足以亂大謀而已。然則有天下國家者。衆言當前。取舍動關。主術萬幾在御。擧笑卽繫國謀。苟非至明至

斷。烏能肆應咸宜哉。

子曰。衆惡之。必察焉。衆好之。必察焉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示人以好惡之真也。孔子曰。好善惡惡者。人之情也。而偏私附會者。正復不少。乃有人焉。衆人皆惡之矣。夫何惡之之多也。苟非大奸巨慝之人。卽或高世遺俗之類。必進而深察焉。見其真有可惡。方可同惡。不然。何敢從衆而蔽善也。有人焉。衆人皆好之矣。夫何好之之多也。苟非真才實學之士。卽或沽名釣譽之流。必進而深察焉。見其確有可好。方可同好。不然。何嫌違衆而市恩也。蓋衆論偶然相符。惟公論久而後定。於此。加察。則孤立者不患乎無助。而朋比者難逃於洞觀。人才之消長。悉關於此。可不慎哉。

子曰。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勉人任道也。孔子曰。道之大原。雖出於天。而道之實理。則備乎人。人之求道者。往往謂我能是。是亦足矣。不知人力

不至而道體亦狹。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參贊位育。雖道之量固然。而實人之功爲之也。人能弘道。豈道之自能弘人哉。總之私欲未盡。干則本體不完。功用未全。則德量有缺。有斯道之任者。甚不可自諉。以負上天賦畀之意也。子曰。過而不改。是謂過矣。

此一章書。是聖人望人改過也。孔子曰。凡人日用之間。不能無一言之差。一事之失。若覺而卽悔。悔而卽改。尚安得謂之過耶。惟夫過

而不改。或跡未顯。而倖人之可欺。或事已彰。而遂非以自飾。因循畏憚。究不自新。則無心之差。反成怙終之失。偶爾之誤。遂貽生平之尤。是乃謂之過矣。豈不可惜哉。所以古之聖人。不驚無過之名。而貴改過之實。舜聖帝也。而有予違汝弼之戒。湯明王也。而有改過不吝之勇。豈非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耶。

子曰。吾嘗終日不食。終夜不寢。以思。無益。不如學也。

此一章書是聖人警人徒思之弊也。孔子曰。精微之理。非深思不能入。而徒思亦未可據。吾嘗終日不食。終夜不寢。一意於思矣。此時之鑽研。不可謂不勤也。然畢竟徒索於空虛。而於道終無所得。蓋甚無益耳。不如好古敏求。致力於實學者。爲足以啓聞見而益脩來也。夫思原不可廢。但思而不學。則用其心於無用之地矣。此慎思篤行之功。所以兼貫而不可偏恃也。與。

子曰。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。餒在其中矣。學也。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

此一章書見求道之不可以已也。孔子曰。人不能無所謀。而知要者必推君子。君子之所謀者。惟在乎道。朝夕敏求。祇期有得於身心。至於食之有無。則不暇計也。蓋嘗觀農夫之耕也。本爲求食。而或年歲不登。則無所得。食不求餒。而餒在其中矣。君子爲學。本爲謀道。而至道明德立。則見用於時。不求祿而祿在。

其中矣。可見皇皇求利者，小人之事。皇皇求仁義者，君子之務。君子所以憂道之不得，恐無以成己而成物。豈憂貧之難安，而僅干祿以速富哉。然則朝廷詔祿養賢，原以寓激勸之典。君子程功受祿，方可免尸素之譏。若汲汲於富貴，戚戚於貧賤，斷非載道之器也。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哉。

子曰：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德望入也。孔子曰：天下之理，固自無窮。而君子之學務，求其備。今有人資質明敏，學識淵通，於身心性命之理，脩己治人之道，智足以知之矣。由此而服膺勿失，念茲在茲，亦何至有初鮮終，既得而復失之哉。乃持循不力，遂爾私欲，間隔是始而得之者，終必失之。亦何益乎。所以見道既真，體道尤貴力也。若夫知及之，而仁又能守之。

德之脩於內者既全矣。乃於臨民之際。或容不莊而失之慢。貌不莊而失之佻。是在己。已無居尊之體。民將誰敬乎。所以在內者既純。在外者更當謹也。至若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又莊以泄之。是內外之間。其德交底於純矣。然所以鼓舞作興乎民者。猶未合乎義理之節文。則民徒有作肅之心。而不能臻夫風動之美。亦豈得爲盡善乎。所以學無止境。必至於盡善而後已也。可見道合內外。兼本末。一有

未純。卽爲全德之累。此體道者貴乎日進。豈可以苟有所得而自足耶。

子曰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任入之法也。孔子曰。天下有君子。卽有小人。其人品原自不同。而材器之異。更有迥然不侔者。如君子所務者遠大。而不屑於細微。若止以一才一藝試之。則將無以見其長。不可也。惟夫大艱難。大利害。則君

子之德器足以勝之材識足以理之此乃其
可任者也。至小人所圖者卑近而不知夫高
遠若竟以天下國家任之則必不能勝其任
不可也。惟夫效一官辦一事則彼之智計足
以籌之奔走足以副之此乃其可取者也。君
子小人之不同蓋如此。要之大受之器多厚
重而小知之才多便捷若厚重者而以為庸
碌之流便捷者而以為俊傑之士將恐用違
其材而所關者非小也。此正心窮理斯為鑒

別之良法與。

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。水火吾見蹈而死
者矣。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

此一章書是言人不可須臾離仁也。孔子曰
仁之理與人相親水火之功與人甚切。故凡
具此生而為民者但知水火為養生之具有
甚於仁。抑知仁為人之本心。乃人之所以為
入者更有甚於水火哉。蓋水火雖足以養人
之生。而亦有時傷人之命。如蹈水而溺。蹈火

而焚。吾嘗見有死者矣。若仁則統四端兼萬善。終食之間可蹈也。遭次顛沛亦可蹈也。仁者恆安。仁者必壽。亦安有蹈仁而死者哉。夫仁甚切於人。過於水火。乃人於水火則不能離。而獨於仁則違之者何居。仁人之安宅也。曠安宅而弗居。豈不重可惜哉。

子曰。當仁不讓於師。

此一章書是勉人勇於爲仁也。孔子曰。仁乃心之全德。存諸已而無假於人。所以擔當是

仁者。全在一心勇往。無所退避。則仁始爲我有。而無搖奪之患。故以常人之情言之。凡弟子於師。宜無所不讓。若仁爲己任。乃吾所自有者。而自爲之。原未嘗爭於師。又何必讓於師耶。師且不讓。他人可知矣。蓋仁者人所同具之理。苟能用其力焉。則一日克復。天下歸仁。又何所容其退避耶。故曰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。

子曰。君子貞而不諒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君子一心任理而無所私也。孔子曰。人之爲學。固貴能守。然亦不可不辨焉。有見理明而守之不易者。貞也。乃天下之公也。亦有執己見而必不可移者。諒也。是一己之私也。人惟察理不明。體道未真。故以諒爲貞者。往往有之。君子則以精一之學爲不拔之操。上而立業建功。下而出言制行。雖萬變紛然。要皆合乎時措之宜。而歸於至當之則。未嘗偏執意見之私。而不達夫權變之理。硜硜然守之而不易也。君子之爲君子者。蓋如此。故欲爲君子者。必當於其貞者求之。若以諒爲貞。則執一己之小信。而害義理之大公。如王安石之徒。非明鑒與。

子曰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爲臣者當以純心事君。而不可有冀望之私也。孔子曰。人臣事君。尊卑雖有不同。而分內當盡之職。則爲事。朝廷分給之祿。則爲食。事之與食。原相因而至者。但人

多以食爲重。而反以事爲輕。於是利祿之念動於中。而朝夕營謀。皆其身家之計。其於職分之所當爲。竟付之不問。甚而患得患失。皆由此而起。若純臣之心。則不然。於職任之事。惟一心敬謹。以辦理之。如上而論道經邦。下而分猷宣力。或官守。或言責。但思脩其職。而効其忠。國爾忘家。公爾忘私。一念寅清。無所繫戀。卽國家詔祿有典。直以爲後。而不遑計矣。蓋所敬在事。則其心專。所後在食。則其心一。惟專惟一。則事君之外。皆無所用其心。以之亮天工。而凝庶績。亦何難之有哉。此誠可以爲萬世人臣法矣。不然溺職曠官。素餐竊祿。卽幸免譴斥。如清夜何。如清議何。爲臣不易。所當取而深思之也。

子曰。有教無類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聖賢立教之公心也。孔子曰。人性本無不同。而氣質不無或異。故有智卽不能無愚。有賢卽不能無不肖。然存乎人者。

雖有智愚賢不肖之殊。而君子教人。惟知大道爲公。無一人不在裁成之內。初何嘗因其等類。而有所分別耶。易曰。君子以教思無窮。容保民無疆。故堯舜帥天下以仁。而於變時雍。遂咸歸於甄陶之內。此作君作師。誠無二道也與。

子曰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

此一章書是辨道術以正人心之意也。孔子曰。人之存心制行。紛然不一。有善則必有惡。

有正則必有邪。是其所由之道不同也。如人之欲謀議者。或籌畫國事。或講明學術。必得同道之人。而始有濟。若夫道不同者。心術異尚。意見參差。此以爲是者。彼必以爲非。此以爲可者。彼必以爲否。卽終日議論。訖無成功。甚矣不可與之相謀也。要之大道著。則異端自消。正學明。則邪說自熄。上無異教。下無異學。其斯爲一道同風之盛與。

子曰。辭達而已矣。

此一章書是示人脩辭之則也。孔子曰：凡人存之於心者則爲意，而宣之於言者則有辭。蓋辭以達意，非求多於意之外也。自夫以富麗爲工，浮靡相尚者，或極力鋪揚，而真意反晦，或過求華藻，而本指不明，殊無益也。抑知辭也者，止取達意而已，無餘事耶。蓋周末文勝，辭命特其一耳。孔子質切言之，其爲世道人心計，至深遠哉。

師冕見。及階，子曰：階也。及席，子曰：席也。皆坐。子告之曰：某在斯，某在斯。師冕出，子張問曰：與師言之道與？子曰：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

此一章書見聖心無往而非仁也。師是掌樂之官，冕是樂師之名。古者樂師多用瞽者，以其耳能審音也。昔有師冕來見孔子，孔子迎之進，方其及階，遂告之曰：階也。蓋恐其不知升也。迨至席，又告之曰：席也。恐其不知坐也。及與衆皆坐，復告之曰：某人在斯，某人在斯。抑恐其不知某某之所在，問答失所向也。當

時及門之人。凡於孔子言動之間無弗留心體察。於是師冕出。而子張問於孔子曰。一師耳。夫子乃周旋詳悉如此。凡與言者豈亦道固如是與。孔子告之曰。然。古者瞽必有相隨。事告之。使不迷於所從。我之所與言者。固此道也。可見聖人之心。無往非仁。况不成人之在前。而有不動其矜恤之意耶。推之而老安。少懷。俾萬物各得其所。亦猶是而已矣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。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孔子曰。求無乃爾是過與。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。且在邦域之中矣。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爲。

此一章書見聖人正名分以維魯也。顓臾伏羲之後。魯附庸也。季氏貪其土地。欲舉兵伐之。以魯臣而取魯君之屬國。以大夫而操天子之重權。無魯實無周矣。時冉有季路皆爲季氏家臣。因見於孔子曰。季氏將有征伐之

事於顓臾。蓋與謀而心有不安。欲探孔子意之可否。以爲行止也。是時二子同仕季氏。而冉有則嘗爲聚斂。能得季氏之心。故孔子獨呼其名而責之曰。求。凡當無事之時。而忽起兵端。則與謀之人。不能無罪。今顓臾之事。得非爾協贊之過與。况欲加兵顓臾。夫亦未知顓臾耳。昔周先王懷柔百神。乃封彼於東蒙山下。以爲祭祀主。非盜竊名器者比。不可伐也。且在我魯封疆之內。非敵國外患。不必伐

也。况附庸於魯。爲公家之臣。不在季氏管轄之內。不當伐也。夫伐人者。須有隙可乘。而師出者。必有言可執。今顓臾之伐。將以何者爲名乎。此孔子欲正名分。故言之嚴正如此。

冉有曰。夫子欲之。吾二臣者。皆不欲也。孔子曰。求。周任有言曰。陳力就列。不能者止。危而不持。顛而不扶。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矣。虎兕出於柙。龜玉毀於櫝中。是誰之過與。

此三節書。是冉有欲謝已過。而孔子切責之。

也。冉有因孔子責己，知伐顓臾之非，乃因而
自解之曰：顓臾之伐，乃出於我夫子季氏之
意。吾二臣者，皆不願有此舉也。孔子又呼而
責之曰：求，爾既身與其事，豈得歸咎於人？昔
冉良史周任有言曰：爲人臣者，能布其力而無
稍靳，則可就其列而無所忝。若既無以贊成
其美，而又無以匡求其過，是不能陳力矣。卽
當止而不仕，避而去之可也。豈仍可覲顏就
列乎？如瞽者有相，以其能爲扶持，得無傾危

顛仆之患耳。若危而不能持，顛而不能扶，則
亦有相而與無相同，亦將焉用彼爲哉？今汝爲
季氏之臣，而不能匡救其失，與彼相又何異
不耶？且爾以顓臾之伐，非爾所欲者，此言過矣。
譬之虎兇猛獸也，羈之於柙而不令出，龜玉
重寶也，藏之於櫝而無使毀，此典守者之責
也。若虎兇出於柙之外，龜玉毀於櫝之中，則
典守者不得辭其責。今汝爲季氏用事，猶典
物者之不容諉也。既不能諫止其失，而反以

不欲爲解。其罪將欲誰諉乎。孔子之切責又如此。

冉有曰。今夫顓臾。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。後世必爲子孫憂。孔子曰。求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。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有國有家者。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。和無寡。安無傾。夫如是。故遠人不服。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。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。相夫子。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

內。吾恐季孫之憂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。此六節書是孔子因冉有之飾辭。旣喻之以理。又曉之以禍福也。時冉有不能置辨。乃又強辭以對曰。季孫之欲伐顓臾。非有他故。以其城郭完固。與己之費邑相近耳。夫彼固則難於攻克。而地近則易受侵凌。倘失今不取。則滋蔓難圖。後世必爲子孫害。蓋彼爲子孫計。是以欲伐也。冉有此言。是不惟自解其責。而且飾季孫之過。故孔子又呼而責之曰。求

凡人貪得無厭。皆欲心爲之。今季氏之伐顓
與。是其欲之也。今卻舍其貪得之情。而以子
孫爲辭。豈非君子所疾哉。夫季氏之患。亦特
患寡與貧耳。丘聞之。諸侯之有國。大夫之有
家者。不患人民寡少。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
不均。不患財用貧乏。而患上下之心乖離而
不安。蓋所謂貧者。乃起於不均耳。若上下之
間。皆得均平。則各收其所入。各享其所有。何
貧之有。所謂寡者。亦由於不和耳。若上下均

平。共相和睦。則在此不求。有所增。在彼不知
有所損。何寡之有。惟均與和。則未有不安者。
名分既定。而無所疑。嫌隙不起。情誼相屬。而
恆相保。禍亂潛消。又何傾之有哉。夫爲國而
至無貧無寡無傾。則內治既脩。外患自息。近
者悅而遠者自服矣。設有不服。亦不必勞師
動衆。用武力以迫之也。但當脩其文德。廣布
教化。以懷來之。及其來而歸也。亦惟不拂其
情。不易其俗。使之相安則已耳。亦何嘗利其

所有耶。丘之所聞者蓋如此。今由求輔相季氏。吾意平日之所規諫者。必在力求均安。臨事之所匡救者。必在增脩文德。乃外而遠人不服。既不能來。內而邦家分崩。又不能守。舍此不謀。而與之謀伐顓臾。是動干戈於邦內也。夫季氏以固而近費。豈非以顓臾爲憂耶。不知貪遠利而忽近防。上下離心。亂將作矣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。而在蕭牆之內也。可不醒哉。按是時四分魯國。季氏之不臣甚矣。故孔子責由求之長惡。反覆篤切如此。其所以正君臣之分。而杜僭竊之萌者。嚴矣哉。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。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。蓋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。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執國命。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。則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。則庶人不議。

此一章書。乃綜論天下之勢。而見大權宜歸於一也。孔子曰。天下之治亂。視乎天下之大

權。權在上則治。權在下則亂。蓋不爽也。我思天下有道之時。世際昌明。體統不紊。君主治於上。臣奉行於下。故禮樂以教天下。征伐以威天下。皆操於朝廷。自天子出焉。雖諸侯不得僭也。若夫天下無道。乃時當昏暗。名分不明。政柄皆移於下。而威福不由乎上。則禮樂征伐。自諸侯出焉。雖天子莫能主也。夫禮樂征伐。而自諸侯出。則於理逆矣。大抵不過十世。少有不失其柄者。蓋諸侯既可以僭天子。

則大夫亦可以僭諸侯。勢必起而奪之。而權在大夫矣。至自大夫出。則逆理甚矣。大約不越五世。鮮有不失其柄者。蓋大夫既可以效諸侯。則陪臣亦可以效大夫。勢必起而奪之。而權在陪臣矣。夫禮樂征伐。乃天子之命也。迨自諸侯與大夫出。則竟成侯國之命矣。至是而陪臣執之。其逆理愈甚。不過三世。鮮有不失其柄者。蓋奸臣賊子。人人得而誅之。勢必爲他人所奪。而權又不在陪臣矣。總之天

下無道則僭亂紛起。權勢不歸於一耳。若天下有道則乾綱獨攬。凡政之行於天下者皆出自天子。彼諸侯且不得與。寧有下而在大夫者乎。然大權在上。非徒以勢服人也。蓋天下有道則朝政清明。張弛各當。在大小臣工固無弗遵守成憲。卽彼庶人亦惟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。無有從而非議之者。議且不敢僭亂者。又何自而起乎。蓋人主大權不可以一日不尊。名分不可以一日不正。積漸陵夷。太阿倒置。爲患何可勝言。故當時君弱臣強。下陵上替。孔子目擊時事。遂穆然興有道之思。雖以致慨。亦以致望也。後世若漢之閹宦。唐之藩鎮。宋之權奸。明之婦寺。皆始於人主優柔姑息。遂養成積重難返之勢。乾綱解紐。國祚隨之。良可爲之浩嘆。大易之指謂君德貴剛。噫。剛之時義大矣哉。

孔子曰。祿之去公室五世矣。政逮於大夫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

此一章書是專論魯事。以見大夫專政。五世
不希不失之意。孔子曰。從來盛衰之理。相爲倚
伏。故國賦不可以久侵。而國柄亦不可以久
竊。以下陵上。終非長久之道也。如我魯。自文
公薨。公子殺子赤而立宣公。於時三家始盛。
國之賦稅皆不入公室。而入於私家。歷成襄
昭定凡五世矣。當公室既衰。政遂下逮於大
夫。自季武子專政以來。歷悼平桓。又四世矣。
夫彼擁賦稅。操政權。豈不以爲世世可以安
享。乃及今觀之。陽貨已執桓子。而公山弗擾。
又以費曄。可見僭竊之事。斷無不敗之理。宜
乎三桓子之子孫微弱而不振也。所謂自大
夫出。而五世希不失者。不信然哉。蓋孔子雖
論魯事。亦以見權臣之僭亂。終歸無益。後世
亂臣賊子。敗不旋踵。前後一轍。然則聖人之
言。誠萬世之龜鑑哉。

孔子曰。益者三友。損者三友。友直。友諒。友多聞。
益矣。友便辟。友善柔。友便佞。損矣。

此一章書見取友之當慎也。孔子曰：人之成德，雖存於己，而亦資於人。故友道不可不重也。然友之而益我者有三，友之而損我者亦有三。所謂益我者：一曰直，乃言語直切，不事回護者；於此友之，則可以攻吾之過，而遷於善。一曰諒，乃誠實無偽，表裏如一者；於此友之，則可以消吾之偽，而進於誠。一曰多聞，乃博聞廣覽，多學多識者；於此友之，則可以廣吾之知識，而進於明。凡此者，益於我者也。知其益我，則當於三者而兼收之矣。所謂損者：

一曰便辟，乃習熟儀節，全無直切者；於此友之，則不得聞過，而習於浮蕩。一曰善柔，乃工於悅媚，畧無誠實者；於此友之，則與之褻狎，而流於虛偽。一曰便佞，乃口實捷給，而中鮮知識者；於此友之，則知識日昏，而流於寡陋。凡此皆損我者也。知其損我，則當悉去此三者矣。蓋人無貴賤，皆須友以成其德。惟詳審而慎擇之，斯可以有益而無損。况人主前後

左右輔弼凝丞。皆有規勸匡繩。交脩一德之任。是烏可不慎選其人也哉。

孔子曰。益者三樂。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。樂道人
之善。樂多賢友。益矣。樂驕樂。樂佚遊。樂宴樂。損
矣。

此一章書言人之好尚宜端也。孔子曰。凡人
意之所好則爲樂。然樂不同而損益亦異。蓋
益者有三。而損者亦有三焉。所謂益者。一是
好在禮樂。於制度聲容樂爲節制。而合乎中

和之則。一是好在人善。於嘉言懿行。樂於稱
道。而致其景仰之誠。一是好在賢友。於直諒
多聞。樂於衆多。而廣其進脩之助。夫樂節禮
樂。則身心胥進於中和。樂道人善。則善量無
間於人己。樂多賢友。則隨在皆切於觀型。若
此者。豈非有益於我者乎。故曰益矣。所謂損
者。一是好在驕樂。而恣情縱欲。侈蕩忘返。一
是好在佚遊。而偷安流蕩。怠棄自安。一是好
在宴樂。而宴飲嬉戲。流連無度。夫樂驕樂。則

侈肆而不知節。流於狂放。樂佚遊。則昏惰而惡聞善。入於怠荒。樂宴樂。則淫溺而狎小人。習於汚下。若此者。豈非有損於我者乎。故曰。損矣。夫人有好樂。而損益分。甚矣樂之不可不慎也。惟時時省察。閑邪存誠。則所樂自皆天理之正。而無人欲之私。斯可以有益而無損。然心之存放。只爭幾微之介。而後遂有霄壤之分。故存遏之功。不可以不加密也。

孔子曰。侍於君子有三愆。言未及之而言。謂之躁。言及之而不言。謂之隱。未見顏色而言。謂之贅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教人以時然後言也。孔子曰。人之立言。貴於當可。語默應對。務因乎時。凡卑幼侍立於尊長之前。其過有三。不可不知也。當君子之言。問未及於我。此非可言之時也。而乃率爾便言。則謂之躁妄。是一失也。如言問已及於我。此正可言之時也。乃緘默不言。則謂之淡隱。是二失也。至若時雖可言。

又須觀其顏色察其意向。然後應對不差。乃不候君子之顏色而任意肆言。則與無目之人何異。謂之瞽。是三失也。蓋躁者先時。隱者後時。瞽者不知所謂時。皆由涵養未到。所以語默皆愆。學者必須講求於平日。審察於臨時。庶合乎時中之妙。而動無不宜也。

孔子曰。君子有三戒。少之時。血氣未定。戒之在色。及其壯也。血氣方剛。戒之在鬪。及其老也。血氣既衰。戒之在得。

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以理御氣之功也。孔子曰。君子一生無所不致其戒謹。而其加意防閑者有二。人方年少之時。血氣未定。易動於欲。所當戒者。在於女色。蓋好色乃迷心之鴆毒。伐性之斧斤。此而不謹。或以敗德。或以傷生。故君子當此。不敢有縱欲亂性之事。此一戒也。及其壯也。血氣方剛。易動於氣。所當戒者。在於爭鬪。蓋好剛使氣。無非一朝之忿。匹夫之勇。此而不謹。或以釀禍。或以輕生。君子

當此不敢有好勇鬪狠之失。此二戒也。及其老也。血氣既衰。易生貪心。所當戒者。在於苟得。蓋取予辭受。自有禮義以爲之防。廉恥以爲之制。此而不謹。或以喪守。或以取怨。故君子當此。不敢有晚節不終之事。此三戒也。此三者。自少至老。皆所當戒。聖人各指其最甚者。以示人當隨時致警。去其嗜欲。養以理義。不使血氣之變。得以勝其志氣之常。常者爲主。而變者恆聽命焉。所以心無日而不揚德。

與年而俱進也。

孔子曰。君子有三畏。畏天命。畏大人。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狎大人。侮聖人之言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君子小人敬肆之不同也。孔子曰。君子檢心脩己。觀乎天人相與之際。甚可畏也。其所畏有三。天以仁義禮智之性。賦畀於人。是謂天命。若不能戒慎恐懼。則性體有虧。是曰褻天。君子靜存動察。不敢一念稍

馳。日用之間常如上帝鑒臨者然。此其所畏者一。至若大人。正體備天命之理。而行爲爲世法者也。君子惟恐有悖於大人。卽有悖於天命。故尊崇其德位。不敢少有怠慢之意。此其所畏者二。至若聖人之言。正闡揚天命之理。而言爲世則者也。君子惟恐有違於聖言。卽有違於天命。故佩服其謨訓。不敢少有違背之失。此其所畏者三。君子之三畏。其切於脩身誠己如此者。皆由識得天命流行。無在不

有。故小心敬慎。無時不然耳。若小人。智識昏迷。不知天命之所存。視以爲虛渺。而莫之畏也。惟其不畏天命。故於德位之大人。本當尊敬也。而反褻狎之。於典謨之聖言。本當信從也。而反侮慢之。君子脩之吉。小人悖之凶。一念敬肆之間而已。蓋帝王之學。莫要於主敬。主敬之功。莫先於致知。故知天者自能敬天。敬天者自能見天人之一理。幽明之無間。而無之敢忽焉。此受天命者不可不知也。

孔子曰。生而知之者。上也。學而知之者。次也。困而學之。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學。民斯爲下矣。

此一章書。是勉人學問。以變化氣質也。孔子曰。人之氣質。各不相同。槩而言之。畧有四等。有氣稟清明。天資純粹。不待學問。自能知此義理。是爲生而知之者。此等之人。所謂不思不勉。從容守道之聖人。乃品之最上者也。然天下上智能。能有幾人。亦有生來未能便知。必待講求習學。而後能通曉義理。是爲學而知

之者。此等之人。雖得於天者。清明純粹之中。不無少有渣滓。然其間易達其疑。易通一經學問。卽生知之次也。亦有資稟愚鈍。濁多清少。駁多粹少。卻能困心衡慮。發憤向學。是爲困而學之。此等之人。人一己百。人十己千。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又生知之次也。若資質既錮蔽而不通。又自安於蒙昧而不覺。則甘於自棄。是爲困而不學。如此之民。斯爲下矣。使其能學。又安在不可進於知哉。可見賦質雖

有_レ高下之分。成_レ功終無彼此之別。殊途而同歸。百慮而一致。學之爲益大矣哉。

孔子曰。君子有九思。視思明。聽思聰。色思溫。貌思恭。言思忠。事思敬。疑思問。忿思難。見得思義。此一章書。是言君子思誠之學也。孔子曰。凡人持己接物。各有當然之則。使未能從容中道。不可不隨時隨處。而各致其思也。君子兢兢業業。存天理。遏人欲。其思大要有九。如目之於視。則思視遠惟明。不爲物蔽於外。而視

誠矣。耳之於聽。則思聽德惟聰。不爲物壅於內。而聽誠矣。顏色則思溫和。暴厲之色不見於面。而色誠矣。容貌則思恭謹。惰慢之氣不發於身。而貌誠矣。發言則思忠實。而無一念之或欺。行事則思敬慎。而無一毫之或苟。而言與行誠矣。心中有疑。則思問於師友。以解其惑。與人忿爭。則思難及身親。而懲其怒。至於臨財之際。又必思其義之當得與否。如義所不當得。斷不苟取。而無不誠矣。君子各致

其思如此。此九者皆存心治身之要。君子養之於未發之先。持之於方發之際。其存之也精。故其應之也當。其慮之也密。故其處之也周。要不外一心之用而已。

孔子曰。見善如不及。見不善如探湯。吾見其人矣。吾聞其語矣。隱居以求其志。行義以達其道。吾聞其語矣。未見其人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人品不以潔己爲高。而以經世爲大也。孔子曰。成己成物。原儒者體用合一之學。吾豈不欲盡得若人。與之相遇哉。然正未可一槩論也。如見有善事。則欣慕之。如有所追而不及。真知可好。而好之極。其誠如此。見有不善。則痛絕之。如以手探熱湯。真知可惡。而惡之極。其誠又如此。此等篤信自脩之人。吾見今有此人矣。吾聞古有此語矣。至若士方困窮。未遇隱居伏處之時。則立志卓然不苟。凡致君澤民之事。一預爲講求。而備其道於一身。及其遭逢知遇。出仕行義之

曰則取平日經綸位育之懷。一一見之設施而達其道於天下。此等出處合宜。體用全備之人。吾但聞古有此語矣。未見當世有此人也。雖欲聞見之相符。豈可得哉。蓋脩齊治平。理本一貫。用舍行藏。道有兼該。聖人原欲以獨善其身者。兼善天下。不徒以避世爲賢。而以濟世爲貴。故有懷夫三代之英。而慨然長思也。

齊景公有馬千駟。死之日。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。民到於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尚德而不尚富也。孔子嘗言人之足以享大名。垂後世者。視其生平自立何如耳。至於富貴貧賤。初無與也。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貴。畜馬至千駟之多。富貴極矣。然功業不著於時。德澤不加於衆。身死之日。民無可稱之德焉。其易忘之速如此。伯夷叔齊。僅商之遺老。而以武王伐紂爲非義。恥食

周粟至餓死首陽山下。貧困極矣。然而風節著於當時。名聞施於後世。民到於今。猶稱述不衰。其思慕之久如此。可見無善可稱。身沒而名隨滅。有善可稱。世遠而名愈芳。是名之稱不稱。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。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有云。人之所稱。誠不以其財之富。而祇以其行事之異。其卽景公夷齊之謂與。由與孔子之言推之。布衣韋帶之士。克自樹立。其道德行誼。猶足傳諸無窮。聲施不朽。若居帝王之位。兼聖賢之德。光前烈而裕後昆。其鴻名休譽。有不垂諸天下萬世者哉。

陳亢問於伯魚曰。子亦有異聞乎。對曰。未也。嘗獨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詩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學詩。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。他日又獨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禮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學禮。無以立。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陳亢退而喜曰。問一得三。聞詩聞禮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

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大道爲公之心也。陳亢

受學有年。未識聖人立教之公。妄以私意窺度聖人。疑必陰厚其子。一日問於伯魚曰。最親莫如父子。最近莫如家庭。子亦嘗有獨得夫子之教。而異於羣弟子之所聞者乎。伯魚對曰。我未嘗有所異聞也。夫子嘗一日閒居獨立。鯉趨走而過庭。此正可以有聞之時也。夫子但問曰。曾學詩否乎。鯉以實對曰。未曾學也。夫子因教之曰。詩本人情。該物理。學之者。事理通達。無昏塞之患。心氣和平。無躁急

之失。必然長於言語。若不學詩。欲言語應對之皆善。不可得也。鯉於是受教。退而學詩。凡風雅三頌。因而究其旨矣。他日夫子又嘗閒居獨立。鯉復趨走而過於庭。前此未授。此日可以聞之矣。夫子但問曰。曾學禮否乎。鯉以實對曰。未曾學也。夫子因教之曰。禮有三千三百之儀。恭儉莊敬之體。學之者。品節詳明。義精而不惑。德性堅定。守固而不搖。必卓然有以自立。若不學禮。欲規矩準繩之悉合。不

可得也。鯉於是受教。退而學禮。凡禮儀威儀。因而習其事矣。當獨立之時。聞於夫子。不過如此而已。亦何嘗有異聞哉。陳亢聞之。退而喜曰。吾聞伯魚者一耳。而所得有三。聞學詩之可以言。一也。聞學禮之可以立。二也。又聞君子之教。推其子而遠之。全無偏私之意。三也。不亦深可幸哉。要之聖人固不私其子。亦何嘗遠其子。當其可以教之。教子與教門人一耳。詩禮雅言教子如此。教門人如此。教天下後世亦不過如此。此聖人之教。所以如日月之經天。江河之行地與。

邦君之妻。君稱之曰夫人。夫人自稱曰小童。邦人稱之曰君夫人。稱諸異邦曰寡小君。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

此一章書是定名正分之意也。孔子嘗引古禮曰。夫婦爲人倫之始。閨門乃萬化之原。况邦君之妻。內有理陰助陽之責。外有母儀四國之尊。其稱謂之際。非可苟也。故邦君稱之

曰夫人言其與已敵體也。夫人自稱於君前曰小童。此謙言年幼無知。不敢與君敵體之意。而國中的人不敢輕也。稱之曰君夫人。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。稱之於鄰國曰寡小君。此謙言寡德忝爲小君以治內之意。而鄰國之人不敢輕也。稱之亦曰君夫人。以其爲一國之主母。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。夫以邦君之妻。一稱謂之間。而有定分如此。然則名實之際可不謹哉。蓋詩始關雎。禮本婚姻。福之興莫不由乎室家。治之隆莫不原於閭內。妃匹之名正。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。此綱紀之首。王教之端。故孔子及之。

